

# 快餐文学坊



## 边地

谢家贵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快餐文学坊

# 边 地

谢家贵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地 / 谢家贵著.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2010年4月重印)

(快餐文学坊丛书)

ISBN 978-7-5469-0239-5

I. ①边… II. ①谢…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685 号

|       |                        |
|-------|------------------------|
| 丛 书 名 | 快餐文学坊                  |
| 主 编   | 于文胜                    |
| 本册书名  | 边 地                    |
| 作 者   | 谢家贵                    |
| 责任编辑  | 郑红梅 刘伟煜 张莉涓            |
| 书籍设计  | 党 红                    |
| 版式制作  | 卜建晓                    |
| 出 版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br>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
| 地 址   |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
| 邮 编   | 830000 电话:0991-4690475 |
| 发 行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4.5                    |
| 字 数   | 83 千字                  |
| 版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69-0239-5 |
| 定 价   | 22.50 元                |

# 目 录

## 边 地(中篇小说)

|          |    |
|----------|----|
| 一 .....  | 1  |
| 二 .....  | 11 |
| 三 .....  | 19 |
| 四 .....  | 25 |
| 五 .....  | 30 |
| 六 .....  | 35 |
| 七 .....  | 38 |
| 八 .....  | 43 |
| 九 .....  | 49 |
| 十 .....  | 50 |
| 尾声 ..... | 54 |

## 界 碑(中篇小说)

|          |     |
|----------|-----|
| 一 .....  | 56  |
| 二 .....  | 60  |
| 三 .....  | 67  |
| 四 .....  | 73  |
| 五 .....  | 80  |
| 六 .....  | 84  |
| 七 .....  | 90  |
| 八 .....  | 94  |
| 九 .....  | 99  |
| 十 .....  | 105 |
| 十一 ..... | 108 |
| 十二 ..... | 116 |
| 十三 ..... | 120 |
| 十四 ..... | 126 |
| 十五 ..... | 131 |
| 十六 ..... | 133 |
| 十七 ..... | 136 |
| 十八 ..... | 139 |

## 边 地 (中篇小说)

### —

天是蓝的,是蓝的像那种染过一般的湛蓝,没有一丝杂色,连一点飘浮的白云都没有。地是绿的,如用油墨涂抹一般的绿色。绿色中绽放着点点的野麻花,花儿粉白,鲜亮而又美丽。远处,气势不凡的覆盖着冰雪的大山若隐若现,显现千年万年的空寂;近处,一弯似天空一般湛蓝的河水从大山里逶迤而来,绵绵的、软软的,且很舒缓地将绿色的原野一分为二。河那边,是另一个国度。河这边,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边地牧场。

我就在边地牧场的“边地学校”里当教师,严格地说,还只是一名聘用的教员。

又要开学了,“边地学校”的几个大字刚请人油漆过,红红的,透出很鲜亮的颜色。我站在鲜亮的大字前面,牵着枣红马等待着娜依,心情非常不好。

说实话,单纯从一个姗姗来迟却又匆匆而返的旅游者来说,边地是美丽的,是那种难以忘怀的美丽,甚至是梦里都会依

然记起的那种美丽。一个很无聊的文人将边地列入人一生必须要去的55个地方其中之一。可关键的是要在这儿开始人生，把命运与这儿联系在一起，那就另当别论了。有些地方只能看看，是不能居住生活的，边地就是如此。所以，我来边地学校工作了两年，心情就一直很忧郁甚至愤懑，有一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更由于这种忧郁和愤懑无处渲泄，于是，对边地的这种美丽几乎不屑一顾，包括对待娜依。

我对娜依说：“学校还没有开学，也该让我歇几天。”娜依偏要去牧民家走访学生，那霸道的表情是不让我提出任何异议的。“多此一举！”我嘀咕着。把目光从绿色的原野上收回来，无意中落到“边地学校”的几个大字上。我下意识地萌生了一个念头，从这儿偷渡到国外去！河那边对我来说还是很神秘，可想到这是一种叛国出逃的大罪名，顿时，我又被这种念头吓坏了。我竭力地控制和压抑这种念头的产生。可是，对于我来说，即使不出逃国外，“边地学校”实实在在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地方。

我还在胡思乱想、满腹愤懑的时候，娜依袅袅婷婷地出来了。娜依30岁出头，正是一个女人最成熟最具有魅力的季节。我来到学校，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娜依的不明白。像娜依这种美丽动人的女人，为什么选择边地这样的学校当教师？娜依从我迟疑的手中接过马儿的缰绳，一登脚翻身上了马背，动作极其潇洒优美。牧民们大都散落在碧绿的原野上或静寂千年的大山里，外出不骑马是不行的。娜依轻轻勒动一下缰绳，马儿的四蹄开始撒欢似的奔跑，马铃声骤然在耳边想起。娜依对我没说去什么地方或去谁家，也没让我立即跟着她，娜依的霸道让我无法忍受。我冲着她远去的背影吼道：“我他妈的是你的走

狗！”

吼完之后，我无可奈何地翻身上了马背，动作极其笨拙，险些从马背上摔下来。我没来之前，娜依是边地学校惟一的教师，也是边地学校的校长。总之，在边地学校里，怎样称呼都行，说是教师或是校长都无所谓，甚至可以这样说，边地学校就是娜依，娜依就是边地学校。而我只是娜依手下的一名员工，而且还只是一名没有转正的员工。

我追上去的时候没有和娜依并辔前行，而是和她拉开几步距离，娜依的脸绷得犹如圆圆的石榴，焕发着迷人的红润。我不敢直视，心里嘀咕着，整个一个资源浪费。

枣红马儿沿着蓝蓝的河流小跑。河水里倒映着蓝天、白云、冰峰。我和娜依骑马的身影也映照得特别地清晰。我像发现秘密一般特别地兴奋。更准确地说，我在蓝蓝的河水里发现娜依的胯部和高高的胸脯随着马儿的走动而颤动，极富有节奏，似乎还发出摩擦与跳动一般的声音。我没有谈过女朋友，只有偶尔在电影电视中看几段男欢女爱的镜头，对女人完全处于想象阶段，因而满脑子里都是各种奇异的念头。原野上青草的气息很是醉人，但马背上的风景更加绝妙。马儿没有马鞍，娜依骑在了脊形的椎骨上，那颤动便显得特别地夸张。我的喉舌顿时干渴地蠕动了几下。

“有几个孩子不想上学。”娜依突然说。

我下意识地愣了一下，一勒缰绳，马儿的前蹄落入水中，顿时踏碎了如镜的蓝色水面，踏碎了隐藏在水中的秘密。我有点措手不及。

“牧民的孩子上学本来就困难，千万不能让他们辍学。”娜依没有发现我的慌乱，忧虑重重地说。

娜依平时很少说话，我来到学校近两年都没有跟她正儿八经地说几句话，更别说向她倾诉心思或者找我谈心了，她偶尔还流露出对我不信任的眼神，当然，这种神色只会停留那么一瞬间，很快又消失了。我本来只是聘用教师，转正的事似乎也是遥遥无期，虽然对自己命运有众多不满，但还是小心翼翼。因此，我也只有谨言慎行。娜依主动且一连对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简直就是奇迹了，而且几乎有些受宠若惊。我勒了勒缰绳，与她并行，清了清嗓子准备答话，娜依却猛抽了一马鞭，喊了声“驾”。娜依根本不在意我是否会回答她，就目前的状况，她不需要与我进行一场彻头彻尾或者彻内彻外的交流，我很是失落。就在此时，我产生了一种报复情绪。我已看出娜依要去的目的地是依玛帕下，依玛帕下是场部的所在地。娜依和依玛帕下有着很隐秘的关系，但是，我不知道报复从何处入手。一到依玛帕下，我就闻到了清炖羊肉的香味。边地人都很纯朴，纯朴得近乎憨厚，只要知道娜依到来，都会用边地最高的礼遇和最好的方式招待她。我很是纳闷，不知他们为什么对娜依这样地好。因为，娜依是很严厉甚至苛刻的老师，发起怒来她会体罚学生，而且体罚的方式也很多，比如抽打、罚站、罚跪，等等，在我的眼里，她简直就是一个暴君。但是，边地人都不以为然，边地人过去的毡房是冬天一个地方，夏天一个地方，没有固定的住所。新建砖房是近几年的事，连马、羊、牛也都住进了砖砌的圈舍，日子过得惬意而又舒心了，他们的孩子们因此得以进学校读书。边地人都很满足，甚至认为体罚学生是孩子们自己不争气，是应该的。有很多人站在家门口向娜依打招呼，娜依马上换了副表情，尽管说的话不是很多。

娜依没来得及进到牧民家里，一位名叫亚生的汉子从砖

房的后面牵着儿子,来到娜依面前,仿佛他早知道娜依要来一样。亚生让娜依劝儿子上学,他很支持儿子,可儿子的思想有问题,说完后当着儿子的面笑嘻嘻地说:“你这傻儿子,你看,有野麻花一样美丽的老师,多好哇,我也常常可以去学校看看老师嘛!我经常做梦都梦见娜依老师哩!”亚生的话很放肆。娜依不恼也不急,与亚生的儿子和藹地交谈起来。我突然想起娜依体罚亚生儿子的那件事,一股得意的喜悦掠过心头。

亚生的儿子叫亚边,人高马大,比亚生都高出一头,究竟多大年纪亚生从不对外人说。他是学校高年级的学生,要上初中了,可学习成绩老上不去,又不好好完成作业,还特别贪玩。记得有一次,娜依发火了,让他在“边地学校”的大门口,面对边地学校大门跪了好几个小时。边地学校大门后的正中央,是一面挂在木头杆子上的国旗。娜依叫他下跪的时候没说半句话便转身回到教室。开始那会儿,亚边还仰望着在天空中飘扬的国旗,开着小差伸出手试图抚摸“边地学校”的那几个大字,可跪的位置略有些远,一次次伸手却始终没有够着,最后一次就软软地倒在大门口,他晕倒了,娜依似乎还没有饶恕亚边的意思。我实在于心不忍,便把亚边扶起来,给他喝了几口水后他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娜依审视了一会儿,扭头又回教室去了。我沾沾自喜,将这件事告诉亚生,那这事的会怎样?至少也会让娜依难堪的,我不怀好意地瞅了一眼娜依。娜依与亚生的儿子亚边还在说话,按照以往娜依一定早就按捺不住了,可今天她却始终保持和颜悦色。后来,她不经意地向人群扫了一眼,我很快捕捉到了娜依眼里游移不定的神色。一回头,看见了土民那张被太阳炙烤过的脸庞,片刻,娜依拍着亚边的肩膀说:“好好上学,长大一定有出息!”

亚生欣喜若狂，冲娜依说：“娜依老师真是天神，几句话就让亚边开窍了，我磨破了嘴皮都没管用。”忽然，亚生也看见了土民，话头又转移到了土民身上：“土民，你要生个儿子多好啊，有这个美丽如花的娜依老师管教儿子那真是福气呀，与你家那位磨缠赶快生个儿子，娜依老师是天鹅，早有人枪打了翅膀，你别做美梦了！”亚生的嘴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顾及周围的大人孩子。娜依没理亚生，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土民脸一红，恶狠狠地瞪了亚生一眼，扭身离开。不喝酒时土民没脾气。亚生冲我挤挤眼，望着亚生的表情又一次勾动了我的心思。

也许是为了掩饰什么，娜依叫我一起到另一户牧民家去。说着她独自牵马前去，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愤怒了，趁没人注意，拽住亚生的衣角，伏在他耳旁悄悄把娜依体罚亚边的事告诉了他，亚生一下暴跳起来，我忙按住他，别把我搭进去了。

说完后，我急冲冲地追赶娜依。在路口和一个穿裙子的女子撞了个满怀。我匆匆说了句对不起，来不及细看女子的容貌，留给我印象是那身花的裙子和她那清澈见底的眼睛。当我与她四目相对的时候，我的心仿佛被电击一般，这双眼睛实在是太美了，简直是妙不可言。

来到娜依所在的牧民家里，依然没有什么人注意我，好像我压根就不存在似的，我有些悲哀，也有些侥幸。我站在门外，梳理着马儿的鬃毛，不时地朝大路上张望，我有些紧张又有些渴望。当我看到第25次的时候，看到我的前面站着一个穿花裙子的女子，那双动人美妙的眼睛正瞅着我，我想起就是刚才迎面相撞的那个女子，便冲她笑了笑，她也冲我笑笑。这一笑，我发现她像一部电视剧里的明星，或者像一位红得发紫的歌星。

后来,我听见有人叫她娜珠。

我正与那位叫娜珠的女子用眼神传递友好的时候,亚生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无视我的存在,直奔屋内,大叫:“娜依,你的心肠也太狠了,竟然叫我儿子跪几个小时,儿子晕倒了,你都不扶他一下,如今,我儿子膝盖的茧块还没有脱掉,你要给我说清楚!”

我知道事情不妙,装作老好人一般,上去拽着亚生,结果被他反手一搯,把我掼倒在地。他竟然忘记是我给他透露的秘密,不过这样也好,娜依也不会怀疑我了。我从地上爬起来,瞅着娜依怔怔地盯着亚生,脸一阵红一阵白,半晌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傍晚时分,我扶着娜依回到了学校。亚生把娜依扇了几耳光后,接着大吼几声:“我儿子再不上你的破学校了!”才解恨一般地离去,临走时,还嘟囔了句:“你这样的老师还能教出好学生来。”

我终于报复了娜依,但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么大,我只是想让娜依在众人面前难堪而已,没想到亚生竟然大打出手。我觉得亚生有些过分,但我又不敢说话。想想,我有愧于娜依,但想到她平时的自负、霸道,漠视我的存在,我又自己原谅了自己。这,怪谁呢?即使我不说,总有人会知道的。奇怪的是亚边竟从来就没有将此事告诉过父亲,既然孩子都甘愿默认,我又何必从中作梗呢?想到这里,我又有些歉疚,觉得太不应该。

娜依一回到学校就钻进了卧室,我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都没有机会。我在院子里孤零零地站了许久,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宿舍。边地学校说是学校,其实教师只有娜依和我,学生也只有三十五六个人;说不是学校吧,可班级还不少,从一年级

到六年级都有几个学生。我没来学校之前，娜依每天要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我来到之后，负责教一至三年级，娜依就只负责教四至六年级，压力和工作量减少了一半。因为学校情况特殊，牧场派土民帮助学校做些杂活，给学校喂了几只羊，打扫学校卫生，负责学校的安全，工资也由场里补助。但土民从来不在学校里住，学校里也没给他安排宿舍。我想不出今天的事儿究竟是对还是错，无聊至极，躺在床上，不停地翻那本《万事不求人》的盗版书，按图索骥地测算起吉凶祸福。后来，我的肚子传出几声抗议的声音，才想起自己和娜依都还没有吃饭。娜依那个样子，是绝对不会在牧民家里吃饭的。平时，我和娜依各做各的饭，也有配合的时候，一般都是娜依烧菜，我只负责煮饭，但这种温馨的时刻和机会不多，简直可以掰起手指头算出来。

我来到边地学校一年，才算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和这儿的生活。只能怪我自己，正儿八经上学的时候，我没有好好读书，经常逃课，勉强读完高中方后悔莫及，同学们一个个都考进重点大学，我却连一般的大学都进不去。当了一辈子农工的父母不想让我闲在家里，花钱找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还是成人的，尽管我读中专时很认真也很刻苦，但还是为之晚矣。毕业后，转了几个地方都嫌我学历太低不愿接受，后来经人介绍就来到边地学校。娜依请示教育局后，方同意我在边地学校试用两年，表现突出才能获得教师资格证。我只有认命了，好歹算是有个饭碗，好歹还有教师资格证这个诱惑。但可恨的是，娜依竟然要我交2000元的押金。本来就是试用，还要交押金，未免也有些残酷，走遍天下没有这个理。但娜依说得很明白：“这样做并没有文件规定，只是让你认真对待工作，时间到了，

2000元押金连本带利一起归还，要是中途离开那押金算是充公，做为边地学校的费用。”我实在不想交，也没有听说过当老师还交押金，但还是交了。娜依还说：“当老师不守信用，不为人师表，那叫这个社会怎么办？”我对这种唱高调的说法极为反感，你算老几？你只不过是一个破教师。这样做只不过表现你的刻板、残酷而已，其他还能说明什么。事后我想，若不是冲着父母给的那2000元血汗钱，我早就孔雀东南飞了，即使不是孔雀，哪怕我是麻雀也从这个蓬蒿飞到另一个蓬蒿去了。因为边地学校不只是纯粹的边地，而且还是一座野性、孤独的小岛，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娜依从一所很有影响的师范大学毕业后，自愿在这儿干了十多年，有些荒唐荒诞。

我下了一锅拌有鸡蛋的面条，盛了一大碗，去敲娜依的门。娜依很古怪，她的卧室从不让人踏进一步。我猜测着她的卧室一定有什么秘密。一次，我故意闯了进去，结果被娜依轰了出来，脸色极其难看，甚至有些恶狠狠的味道。而我对娜依卧室的好奇心有增无减，可是，我却不敢贸然闯进。娜依的屋子没有灯光，敲了半天没人应，正欲离开却听见娜依问了声：“谁？”我忙说：“是我，给你送饭来了。”娜依冷冰冰地说了句：“我不饿。”我的心微微一颤，听她的腔调似乎猜测到是我的所作所为，况且我自身也是做贼心虚。转念一想，知道又怎样，老师就是不能体罚学生，这有明文规定，走遍天下也能把这理儿说清，我有理我怕谁！折回自己宿舍，理直气壮，吃了个痛快。吃完觉得腹胀难忍便朝厕所走去，隐隐见一束亮光朝学校靠近，便站定了，走近看是土民。土民掂了一包东西，闷声闷气问：“吃过没有？”我明白了土民的来由，说：“娜依在屋子里呆着，没吃。”土民叹了口气，忽然骂道：“亚生这个毛驴子！”我

说：“你去劝劝娜依。”土民没说话，蹲在地上抽烟，烟火一明一灭，闪现土民痛苦的脸。脾气暴躁的土民在娜依面前一向怯懦，不知道是他单恋娜依的缘故，还是有什么把柄在娜依手中，土民连续抽了几支烟离去了，把还带着微热的清炖羊肉与馍馍留给了我，让我交给娜依，他始终没有勇气敲开娜依的门。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沉浸在酣梦之中，就听见一阵马蹄声踏进学校院内，接着，亚生扯开嗓子，满院乱吼：“娜依，你要给我儿子赔偿精神损失费！”声音特别地凶狠。我爬起来的时候，娜依已站在院子中间。望着娜依，我大吃一惊，短短一夜，娜依瘦了一大圈，眼窝周围全罩着青黑的晕色，眼睛里泛着干巴巴的红光。我明白娜依一夜未睡，惊愕之余，我又有些不解，娜依是个极要强的人，这么一点小事竟把自己折磨得如此模样，真是小题大做。但望着亚生拽着儿子气势汹汹的神情，在学校院里也不下马，转来转去，我心虚得直喘，有几次都想吐露真相，但还是不敢。

亚生又一次朝娜依吼道：“你给我儿子赔精神损失费，不然，我跟你没完！”亚生的儿子亚边在后面拉着亚生苦苦哀求：“爸，你不能这样对娜依老师，求求你，是儿子的错，不是娜依老师的错啊！要怪，你就怪儿子吧！”亚生反手抽了儿子一马鞭，说：“你甭管，这事我跟她没完。”也许亚生的儿子亚边的话给了娜依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她硬硬地问：“赔偿多少？”亚生翻了翻白眼说到：“至少也要赔一千，不然，我就告到教育局去。”我心里想，这亚生也真够黑、够狠的。都怪自己多嘴，惹出这么大的事端。谁料娜依竟一口答应下来，只说过几天再给。亚生就让娜依打欠条，娜依就打了。我虽然对娜依很有成见，

但亚生这样做也太不尽人情了，是变相的敲诈。亚生拿着欠条，喜颠颠地挥马而回。谁料次日一早，亚生就来催账了，此后几天，天天如此，吵得我心情非常烦躁，无意中我对土民说起了亚生。土民恨恨地说：“这小子活够了！”

隔了两天，亚生没来学校，第三天，脑袋缠着绷带，一瘸一拐地来到学校，当着娜依的面撕了那张欠条，哭丧着脸说：“我儿子说了，说娜依老师人好，不能这样对待老师。儿子都说老师好，我怎么会不讲理呢？现在的儿子哪个不是父母亲的心头肉嘛。”其实，娜依和我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显愠色，亚生的受伤促使娜依很快把钱给了亚生，但亚生的儿子亚边又把钱送了回来，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娜依很受感动，觉得对孩子是要求太严了，便接着亚边流下了串串泪水，泪水打湿了亚边的前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娜依的泪水。我理解，娜依此时此刻的泪水是真诚的，是从心底中渗出来的血。我不由得双眼潮湿，连连叹息。

亚生的伤其实是土民的杰作。我没见娜依训斥土民，亚生有没有找过土民我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后来很长一段日子里，土民都是灰头灰脸，话更加少了，几乎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个人脱胎换骨似的变成了另外一幅模样。

## 二

开学了，孩子们陆陆续续地报名上学了，空寂的学校顿时变得丰富而又热闹。虽然，整个边地学校只有三十几个孩子，但对于边地这块地方来说，这种欢快热闹的场面还是前所未有的，仅次于边地每年一度的赛马、叼羊大赛。每天都有几阵

很响亮的歌声拂过边地的原野飘过蓝色的河流；每天五星红旗在边地深邃而辽阔的蓝天中舒展着绰约的风姿。那会儿，仰望蓝天，俯视大地，心里升腾着一种自豪，一种骄傲，可也有一种压抑不住的烦躁。刚开学的几天里，特别地忙，有很多的大事小事都靠娜依和我去做。在边地，孩子们上学报名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很多的孩子依然还要我们去到家里请来。虽然我们惦记着亚生的儿子亚边，但娜依没有明说，娜依似乎要甩掉亚生带给她的阴影，没日没夜地忙碌着，不过，这种自虐的工作方式并没消除娜依眼中的阴翳。偶有闲暇，娜依就面对远处原野中若隐若现的边地人家发呆。几天过去，亚边依然没来学校，我明显感觉到，娜依眼中的阴翳更加浓重了。我想，这又是何必呢？绷紧的弦易断，少一个学生就少一个学生吧。

一天，一位牧民托人捎来话，说他的孩子在牧羊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骨折了，不能来上学。这位牧民住在很远的山里，娜依带着我去过他家的毡房。其实，娜依知道一下情况就行了，可娜依听到消息后，就去牵马，此时天近黄昏，我很真诚地劝道：“天这么晚了，还是别去了，再说我们知道了情况明天去也不迟嘛！”娜依没有表情地说：“这些牧民常常给我玩这些心眼，不去看看哪知道是真骨折还是假骨折。”我心里热了一下，对娜依的这种工作态度永远说出不字，更重要的是她了解这些牧民们的种种心态。我知道无法劝阻她，但还是提醒她，山那边的上空已是乌云密布，没准山里要下暴雨。边地的天就是这样，说变则变，只要乌云聚集就要下雨。这句话已成为边地的一句谚语。我没有说假话，娜依要去的方向已涌动着团团黑云。娜依头也不抬地说：“草原上的雄鹰还怕暴风雨。”说得很豪气，但我还是不放心，就说：“我也跟你去吧！”娜依瞅